



□西窗竹

行路难

蜀道，以巍峨之势一肩挑出青天
云路缥缈，山峦叠嶂
盘结的灰线临渊网出零星天光
草木繁茂处虬枝逸出
蛇蟠横行，豺狼出没

一阵高出海拔的风，纠缠在枯凋的枝头
有一线生机维系孱弱的行踪
更为虚弱的，有黄蜂变异的嘶吼
蚊蝇肆虐的围攻、有翻覆的阴冷
自云端飞蝶入骨，贴身的火种
在心房入口处，唯唯诺诺

解救一条路的出口，以及入口的行踪
磁场倒转，指针之南没有如期的温度
四野茫然，谁是掌握了前途的真主？
云端在酝酿一场久违的雨
焦渴的人间，唯有缄默可以守住秘密的出口

揭草为刀锋，浅表的血只够温暖一刻钟
枯枝侵入的力道，刺出必死之心
将骨头里的寒毒一并剔出
此时的呻吟是饱满的重生，高于生死的快感
傲视虫豸的挑衅，宿命在敌营沿途设伏
指天长啸，蛊与毒在生死之间自求解脱

血是最纯的火种，也是最后的药
舔舐伤口，自身的腥甜温润自身的缺口
不肯喊出的痛，在灵魂薄弱处
支起狭小的天空，让脚步积攒登天的勇气
迈出险峻的山峰，扯开云天之路

无处告别

山雨欲来
城市尽头，香樟与白云互相道别
某些静默的物事抛弃了三伏天的矜持
开始呼应突起的罡风
行人纷纷藏匿背负的行头
远途的人急着躲避
近处的人加快脚程
落叶和纸屑夹着无处附着的沙砾
在街巷里飞沙走石

短暂的昏暗
街灯摆开末日的阵势
并行远去的围栏
既是桎梏又是防护
一个炸雷之后，雨倒出整个夏天的屈辱
披头散发的字眼落在白纸上
此刻，我预备正经写一首诗
那些成形的文字都已死在过去时

沉香，或者一种象征

它有伤口。
在亿万物种一层一层摞上来又矮下去的落叶之上
在稀疏的阔叶林间
在真菌伺机着床的浑沌里
它把最易受伤的部分袒露给天地万物
脊梁、心口、五脏六腑，以及致命的隐私和缺陷
承接蛇虫鼠蚁的啃噬和刀斧的杀机

万物各自忧心着自己的去向
一株沉香或是一万株沉香在坚硬的皱褶里配制血液
它不喊痛，在缄默中吞吐、修复
庸常的物种进化一万次，也掏不出体内的芳香
它像是睡着了，在创伤处陷入自身的沉寂

光阴流转，一些植株倒下，一些植株新生
而受伤的患处长年密织，在困顿中长出琼脂
在侵蚀中缔结沉香。黄金不能度量它的价值
凡物无法取代它的神性，提香、治病
一株香木就是一截象征。受孕于天地，缔结于苦难
沉香，深知自己的去向和使命
从容隐忍，点化尘世的众生



简介：西窗竹，女，70后。原籍湖北武汉，现居浙江，有少量作品发表，获2016年“江海诗歌”大奖赛优秀作品奖、“和美长兴·风情太湖”诗歌大赛入围奖。

一捧橘子

□李仙正

黄岩蜜橘，驰名中外。

“尝尝！尝尝！自家种的。”杨老汉弯下腰，动作十分麻利，一伸手，便从橘堆里捧起一捧橘子，满怀感激地塞到派出所所长的手上。所长推辞不掉，看着手上这捧金黄饱满的橘子，心中感觉沉甸甸的，掂出分量，悟出厚重。

黄岩蜜橘声名远扬，对当地橘农杨老汉来说，自然脸上沾光。14年前，他原本以为，待忙完采摘橘子的活计，算是一件大事落地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反而让他的心悬得更加厉害，后悔自己性子急，说话不留神。父子俩闹起了别扭，家庭充满“火药味”。而患有自闭症的儿子，脾气一上来，三头牛都拉不动，也许因某句话而被激怒，不仅砸坏了家具，还将阳台上的护栏砸出个大缺口，而且准备跃身跳下楼去，情况十分危急。

左邻右舍闻讯赶来，伸出一双双援手，对杨老汉的儿子拉的拉，劝的劝。虽然避免了一场直接的悲剧上演，但留下间接的后患。他的儿子一时火气难消，心结难解，赌气离家出走。经寻找，发现他正在永宁江边的橘园里，俨然一位守护橘园的“卫士”，一呆就是四十五天。杨老汉“呸”的一声，肠子都悔青了，怪自己嘴臭，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的。如果儿子再不回家，万一发生意外，自己就是“元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赶紧过去，先向儿子赔不是，好言相劝，劝不动；再动员老伴去劝，也劝不动；再发动亲友、邻居去劝，还是劝不动；再请求村干部去劝……就这样，左劝右劝，横劝竖劝，任凭怎么劝导，就是劝不动他儿子回家的心，急得杨老汉一家人，像热窝里的蚂蚁一样团团转。

见此情景，管辖区的所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村干部的引路下，他很快找到了橘园，面对面接近杨老汉的儿子。一开始，热心的所长用尽浑身解数，杨老汉的儿子却沉默到极点，始终痴痴地瞪着眼睛，一言不发。这时，细心的所长加以反思：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也许哪里出了岔子，是不是疏导方法的问题呀？他认为，对待眼前这个“沉默人”，不能像对待一般人一样，也不能操之过急，而是需要加倍耐心。

所长灵机一动，想到换种思路试试，

聊些杨老汉儿子感兴趣的话题，像熟悉的老朋友一样，与他平和交流。所长转身问村干部：“他平时有什么爱好吗？”村干部回答：“听说他平时对球赛感兴趣。”于是，所长蹲在杨老汉儿子身旁，尝试聊起球赛话题。这下好啦，仿佛给他注射了一针兴奋剂，眼看刚才还是昏睡的“沉默人”，一下子清醒过来，还竖起耳朵，摆出了搭理人家的姿态，偶尔还有板有眼地接过话茬。所长趁热打铁，从足球聊到篮球，从世界杯聊到邀请赛，从球王聊到球迷，聊着聊着，慢慢地打动了杨老汉儿子的心，让他放松了戒备的心理，并解开了他的心结，答应跟着所长回家……

杨老汉那颗悬挂的心，总算放下了。他以橘农主人的身份，用发自内心的情感、最厚实的回报——一捧橘子，向所长表达感激的心意。这不仅仅展示了橘子本身的亲和力，衬托出橘乡人民热情待客、习俗风格和礼仪特色，更是倾注了朴实的情怀，蕴涵着内在精神文化的积淀，有理由激活许多尘封的往事，带来许多甜蜜的回忆。

我五六岁那年，记得爷爷有位故友，也是一个地道的黄岩蜜橘的橘农。两人平时很少走动，橘农往往选择在橘子成熟采收的季节，尽管只送来一小篮橘子，让我们解馋，但朋友之间那种礼轻情义重的格调，显得有情、有义、也有心。当时，正值计划经济的年代，柑橘统一归于生产队集体种植分配，必须保质保量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然后再给橘农分些少量的“橘残”（指次品橘）。要是遇上自然灾害，柑橘小年减产，年景又不好，走亲访友顺便捎些橘子，可想而知，非常不容易。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淳朴的橘乡人民心中，对橘子怀有深厚的感情，意味着“味重”，作为平常人情往来，受者不拒，送者高兴。

黄岩蜜橘，并非表面上几个简单的水果，更是要看内在的本质，此乃礼物佳品，尽显情谊珍贵。古时，东南沿海的越族，就以橘柚为祥物，作为供奉天神祖宗的祭品。据三国时期吴国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王坛子，如枣大，其味甘。其形小于龙眼，越王祭坛有此果。”在唐代，黄岩蜜橘已被列为朝廷贡品。明永乐年间，日本僧人智惠来台携籽播种日本九州，名满东瀛，日本人称之为“唐蜜橘”。这种丰富的橘文化，悠久的历史背景，朝向时代发展的步

伐，一直延续着，传承着，发扬着。那是橘乡人民的福气，展示了生命活力、生活细节的品位。

橘子的味道，是一种神奇的体悟，能解读其中甜蜜奥秘的人，似乎读懂了世界万物的灵性，那就是生命的旋律，从古传来，透着最神奇的韵味。1949年12月，建国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会见毛泽东主席时，毛主席与斯大林并排坐在沙发上，茶几上就放着一盘蜜橘。毛主席亲手递上一个橘子给斯大林，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橘子——黄岩蜜橘。不要看它个头小，但非常甜。”斯大林接过橘子，用粗大的手指一点点剥开橘皮，掰开半个橘子放到口中细细品味，一边点点头。随后，斯大林通过翻译对毛泽东说：“黄岩蜜橘是橘中之王。”毛泽东听后高兴地笑了起来，夸奖地说：“黄岩蜜橘，很有名哟！”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橘子红了，我们相约“中国柑橘博物馆”园区。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大自然呈现着收获的姿态，虽不像春的妩媚，夏的火热，冬的含蓄，但一路阳光作伴，洒满心间。我们一路捕捉镜头，拍摄不停；一路欣赏秋色，感受风光……

前面，战友阿健兄做好向导带路，我们闲情逸致地跟着他的脚印，感怀惬意的时光。当我们漫过游步小道，穿过仿古廊桥、绕过雕塑橘神、走进黄岩名人馆……那一刻，这一切，犹如下百年的原味人文穿越，2300多年柑橘种植历史的精华浓缩。我们很想再慢下来，停下行色匆匆的脚步，留住渐去匆忙的背影，走进采摘观光园，深度体验手提橘篮、剪橘采摘、试吃品尝的乐趣，感受一番农耕劳动的快乐，收获景致的风情……

当我们仰望橘神雕塑时，仿佛与伟大诗人屈原的《橘颂》在一起游走，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美丽图景。桔者，橘之俗字，古称“吉也”，意为吉祥之物。位居东海之滨的黄岩，因橘名动天下。黄岩蜜橘，各类典章多有记载：皮薄，橙黄色有光泽，柔软多汁，风味浓甜，香气醇厚。橘皮健脾化痰，橘络通经活血，橘核理气散结，而且与其它橘类相比，由于汲取状元宝地的灵气而具有独特清香，闻起来提神醒脑、沁人心脾，吃起来唇齿留香、润甜爽口，从而堪称橘中状元、橘中珍品。

一捧橘子，感动人心，温暖一生。



红树林

□文心

号 角

创文明城市有感

□蔡伟标

争创文明筑丽城，
铁军卫士奏先声。
家园建设齐心聚，
洁净和谐美景生。